



47.4

关东女杰

成玄 秦联 著

关 东 女 杰

Guandong Nüjie

成玄 秦联 著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沈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96,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frac{3}{4}$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0,000

责任编辑：徐永之

插 图：马克政

封面设计：勤 学

责任校对：唐惠凡

统一书号：10158·815

定价：0.42元

目 录

第一回	奉洋教花狸豹横行乡里 拜拳坛红衣女仗义锄奸	1
第二回	义士倾家救友济南府 英雄遗恨托孤死囚牢	10
第三回	怀深仇避难天津卫 归坛口火烧望海楼	19
第四回	娘舅认亲奸细施诡计 联军入侵拳民抗强敌	28
第五回	深夜追踪洋行刺敌探 单骑破围古庙救遗孤	35
第六回	闯关东卖艺遭凶险 解危局单枪杀俄贼	42
第七回	青山埋骨情深义重 乱世姻缘沥胆披肝	53
第八回	回马枪秋风扫叶 拜年客取命追魂	69

第九回	闹内江夜袭杜家大院 设奇兵智取九鬼洋行.....	87
第十回	利禄熏心恩将仇报 安排诱饵鳌鱼吞钩.....	103
第十一回	黑虎岭哭祭马三泰 高升栈喜逢鲁汉宗.....	117
第十二回	老艺人演说侠女传 红衣将归结义勇军.....	131

第 一 回

奉洋教花狸豹横行乡里 拜拳坛红衣女仗义锄奸

光绪二十四年冬，白茫茫的冀中平原，北风卷着残雪断蓬，呼啸而去，大地一派肃杀景象。

在直隶通往沧州的官道上，一红衣白马少女飞驰而来，直朝子牙河边的卧牛镇奔去。刚入镇口，突然，“叭——勾儿——”，一声凄厉的枪响，划破灰暗天空，震惊四野。那雪儿马昂首竖耳，萧萧长嘶。红衣女紧勒缰，猛加两鞭，疾驰镇东。

这卧牛镇，地处子牙河与官道相交之处，村民千户以上，由于地利，久为这一带水陆码头。镇上临河一街，货栈店铺不少，虽时处严冬，世面又不太平，但仍旧人来人往，车马不绝，犹存繁华景象。

镇上有个外号“花狸豹”的投机钻营之徒，此人原名杨德行，早年以从天津卫往村镇贩卖洋布为生。手头钱多了，便在镇上开了个杂货铺，干些掺假混次的勾当。后来他见洋人修教堂，盖楼房，财势俱盛，就奉了天主教，投靠了洋神甫柏嘉图，不久当上了教会的理事。这个“花狸豹”，仗着洋主子的恶势力，抢男霸女，鱼肉乡里，成了卧牛镇的一霸，

人人恨得牙根发痒。这“花狸豹”满头的癞疮疤，一脸黑麻子，是个好色之徒。镇西船户赵大水，膝下有两个肩挨肩的女儿。大女儿乳名菱花，年方十八，长得水水泠泠，如花似玉，性情温柔，惹人怜爱。二女儿荷花，眉眼儿长得和姐姐活脱脱地象，虽小乃姐一岁，身材却比姐姐健壮。她生性活泼，常跟爹爹学着舞刀弄枪，倒是个勇武的巾帼。这姐妹俩在卧牛镇人人瞩目，被称为赵家一对并蒂花。一日菱花外出，被“花狸豹”一眼瞟上。那恶棍顿生歹心，便买了些金银首饰，派一帮凶前去说亲。没想到被赵大水一口回绝。“花狸豹”恼羞成怒，顿足骂道：“好不识抬举！快去告诉赵某，愿嫁也得嫁，不愿嫁也得嫁！说杨大爷非娶他闺女不可！”赵大水见这恶棍欺人太甚，便带着几个练过拳脚的近亲子侄，把“花狸豹”当众痛打一顿。洋神甫柏嘉图出来挡横，也遭大水等人一顿狠打。凶残的柏嘉图狗急跳墙，开枪行凶，当场打死赵家一个后生。事情越闹越大，几次械斗，双方各有伤亡。不久，沧州义和团建坛立旗，赵大水为打洋人率先加入，于是他带领团民，火烧了卧牛镇教堂。“花狸豹”亡魂丧胆，跟柏嘉图逃到了静海。半年后，柏嘉图从天津卫搬来沙俄中尉红鼻子库沙略夫和一队哥萨克骑兵，由“花狸豹”引导重回卧牛镇，声称定找赵大水报仇。

这伙禽兽进镇先奔教堂。只见断垣残壁满目荒凉，一头母猪正往一个烧焦了的十字架上浇尿。库沙略夫一见，气得鼻子发紫，从腰间拔出六轮手枪，啪啪两响，打死母猪，又向天空连放数枪泄愤。镇上居民、商贩，一听枪声，东奔西躲，顷刻大乱。“花狸豹”气势汹汹，带着库沙略夫和几个

哥萨克，闯进赵大水家。正巧赵大水带领团民去沧州拜团未归，他们便把赵妻及两个女儿扭至街头。“花狸豹”一手抓住菱花头发，一手用枪抵住她的前胸，大声骂道：“臭妮子！给你轿不坐，给脸不要，要不是看在你这小脸蛋儿的份上，老子今儿个就一枪崩了你！”

菱花连羞带怕，早已魂飞天外。两个老毛子在一旁，象看戏似的，耸着双肩，挤眉弄眼，露出狞笑。那个库沙略夫瞪着一双熊眼，不住在荷花身上溜来溜去。

镇上管事人赶来，意在说和，却被“花狸豹”一掌打去，跌出老远。“花狸豹”乜斜着贼眼，掂着短枪，又走到赵妻面前大喝：“赵家娘们儿，你汉子造反，已犯了死罪。如把菱花给我，有事杨大爷替你担待，再吐出半个不字，大爷我今儿个让你祸灭九族！”

赵妻跨前一步，把两个女儿护到身后，厉声骂道：“姓杨的，你烂了下水，认老毛子当干爹。崩了我，也不能把闺女嫁给你这畜牲！”她双目圆睁，扬手一指“花狸豹”，“你赵家奶奶今儿个就死在你眼前！看你能站着走出这卧牛镇！”

“花狸豹”气得连连跺脚：“好个嘴硬的臭娘们儿！今儿个我不送你去见上帝，杨字就倒着写！”说着举枪欲射。说时迟，那时快，荷花一个箭步从母亲身后跃到“花狸豹”跟前，右臂一挡拨转枪口，子弹嗖地一声射到天上去了。

荷花的猝然举动，一下子惊呆了众人。等库沙略夫回过味儿来，荷花已与“花狸豹”扭打成一团。荷花到底体力有限，功夫不够，十几个回合就被“花狸豹”打翻在地，按在

身下。“花狸豹”狞笑着，撕扯荷花的衣裳。赵妻一见怒不可遏，拼命朝“花狸豹”一头撞去。“花狸豹”身子一歪，右耳恰送到荷花嘴边，荷花就势一口，“花狸豹”半只耳朵，已是鲜血淋漓，耷拉在肩上，直疼得这恶棍哇哇乱叫。

库沙略夫在一旁红了眼，他一扣枪机，赵妻应声栽倒在地。当他正把枪口转向荷花时，忽听身后一阵风声，接着一声断喝：“住手！”库沙略夫一个愣怔，急转身，只见眼前红光一闪，一个少女飞身下马，端立面前。老毛子定睛看去，只见那少女年纪不过十七、八岁，蛾眉秀目，俏丽中透出一股刚毅之气。她身着火红袄裤，披着腥红短斗篷，红绡抹额，红绸长带紧束腰间，通体红似一团火焰耀人双眼。

老毛子见这一团火似的年轻姑娘从天而降，不由得以生硬的中国话齐声惊呼：

“红——灯——照！”

库沙略夫闻呼一惊，略一定神，见只一少女，又恶向胆边生，连向部下摆手示意。生怕惊跑这天外飞来的安琪儿一般，便把六轮手枪插入腰间，朝红衣女伸出一双毛茸茸的大手，走上前去。

那红衣女不慌不忙，肩膀一抖，将斗篷甩向身后，双眉倒立，轻舒左臂，接住库沙略夫伸过的右腕，就势将左手猛力一挥，右手一拨，库沙略夫不由滑转身半周，恰好背对少女。红衣女紧跟飞起一脚，把库沙略夫竟踢出五步开外，跌得口角流血，涂满上髭，气得他哇啦哇啦乱叫不止。

“花狸豹”和几个哥萨克见势不妙一拥而上。红衣女忙退后一步，使出瓦垄掌朝俄寇打去，一个雄鹰展翅，前边两

个老毛子立刻双手抱颈，仆倒在地。“花狸豹”刚要举枪，那库沙略夫已爬了起来，喝令住手。他从腰间拔出六轮手枪，饿狼一般向红衣女扑来。红衣女紧盯俄寇纹丝不动。待库沙略夫扑到跟前，她突然蹲身侧跃，一个恶虎扑食，出其不意将库沙略夫的六轮手枪夺在手里，又横扫一腿将他扫倒，随即伸手卡紧老毛子后颈，把他提到自己身前，朝俄国兵高声喝道：“你们开枪吧！”库沙略夫吓得面无人色，连连向部下摇手制止。红衣女猛劲就地一掼，摔得库沙略夫如同一滩烂泥趴在了地上。红衣女一脚踏住他的脖颈，执枪厉声断喝：“老毛子，你要死要活？”

库沙略夫早已屁滚尿流，趴在地上乞求“神女”饶命。“花狸豹”却贼心不死，躲在两个哥萨克身后要打冷枪，红衣女眼明手快，六轮子一点，一颗子弹已在“花狸豹”的黑脑壳上开了花。围观的人群这才把悬起的一颗心放了下来，顿时爆发出一阵欢呼。

红衣女放开库沙略夫，以枪抵其后背，训斥道：“你们老毛子横行中国，为非作歹，清朝皇帝怕你们，俺老百姓可不怕！若再犯到俺的手里，一定砸烂你的狗头！今天先饶你一条狗命，快滚吧！”

库沙略夫听到滚字，如得赦旨，连忙窜到马上，带着部下，慌不择路，抱头鼠遁而去。

老毛子一跑，人们呼拉一下把红衣女围了个严严实实，都说她给老百姓出了一口恶气，还有人捧茶、递酒，十分亲热。红衣女忙不迭谢过大家好意，只见荷花拉着姐姐菱花，挤到红衣女面前，趴在地上就磕头。众人齐说：“还不请恩



人留下姓名，日后也好报答。”红衣女忙搀起了小姐妹，笑着说：“咱都是苦命人，患难相助，义不容辞。日后大伙儿要长志气，齐心合力，赶走老毛子才是！”说着分开众人，攀鞍上马，略一挥鞭，那雪儿马立即撒开四蹄，直奔沧州驰去。

“红衣女独战老毛子”的壮举，从此很快传遍冀中。这红衣女究竟是谁，连亲眼目睹的卧牛镇人也猜测纷纭，众说不一。

原来此女就是沧州义和团大师兄花枪刘二的独生女，沧州红灯照“神女团”首领刘秀妮。

花枪刘二，原名刘汉峰，是沧州著名拳师，一杆花枪威震冀鲁豫。早年曾参加捻军，随统帅梁王张宗禹，驰骋安徽河南、山东一带，与清军僧格林沁郡王屡次血战。独石口一役，他一人挑死清兵五十余名。捻军失败后，刘二受伤被俘。这条硬汉子，真是铁骨铮铮，任敌人施尽种种酷刑，始终咬紧牙关不哼一声。府官见严刑无供，也无可奈何，只得将人押入死囚牢中。三年后刘二冒死越狱，潜回沧州，设场收徒，传授武艺。他虽隐居乡里，却心存沙场，暗中不断联络捻军故旧，结交江湖豪侠，以图再起。

光绪二十四年冬，山东平原朱红灯揭旗举事，组织义和团，设坛传法，编营习武，打出“杀洋人、灭洋教”的旗号。山东百姓，久受洋人欺辱，顿时群情振奋，应者如云。不久义和团旗号传到沧州、高唐、茌平等地，各府县纷纷设立拳场、法坛多达一千余处，声势浩大一如燎原烈火。

沧州义和团成立后，团民拥花枪刘二为大师兄。刘二广

发帖子，邀聚各地门徒故旧、拳师侠客共举义旗。这沧州拳场，在刘二带领下，以习武为主，少作法事，训练出了一支能打敢拼的劲旅。为时不久，团民竟发展到三千多人。刘二把团众按八卦编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个大团，主动出击，烧教堂，打官兵，杀二毛子，所向披靡。沧州广大妇女也举起红灯照大旗，红巾包头，红衣裹身，整日舞刀弄枪，苦练杀敌本领。于是八团之外，又成立了一个红灯照“神女团”，公举刘秀妮为首领。

刘秀妮幼年丧母，自小随父习武，深得刘二枪法家传，刀枪剑戟，件件拿得起，马上步下，十分了得。别看这姑娘只有十七、八岁年纪，娇娇嫩嫩似一朵刚刚开放的鲜花，使起枪来却尽脱女儿家习气勇不可挡。义和团每有战事，秀妮和她的“神女团”，是阵阵少不下，遇上恶战，秀妮更是率先冲杀。那年秋末，沧州知府荣福见义和团越闹越大，慌了手脚，他一面向山东巡抚毓贤告急，一面派参将何成龙出兵围剿。沧州义和团在九门岗设伏打围，把清兵杀了个人仰马翻。何成龙恃勇陷阵，被秀妮一枪挑翻马下。自此，刘秀妮威名大震，“神女刘”的名号传遍冀中。洋毛子和吃教饭的棍痞，一听这名号，便吓得牙齿打架，身似筛糠，好象听到上帝的召唤一样。

山东巡抚毓贤见用兵镇压失败，于是变剿为抚，从济南派专使到沧州面见刘二，协商招抚条件，不料官家的卑辞厚礼、封官许愿，全被刘二顶回。刘二铁心造反到底，料毓贤不会善罢甘休，便重新部防沧州各关隘要口，增哨卡，挖陷井，设路障，赶制刀枪，添购火器，加紧扩充，训练团民，

做好迎敌准备，并派秀妮去直隶，联络友军，打探军情。前文所表卧牛镇，红衣女独战众俄寇一事，就发生在秀妮奉父命赴直隶刺探军情回来的路上。

第 二 回

义士倾家救友济南府 英雄遗恨托孤死囚牢

秀妮奉父命前往直隶联络友军，打探军情，完成任务策马返回。这一天晌午时分，秀妮已经影影绰绰看到了沧州城堞。她归心似箭，紧加几鞭，朝西门驰去。接近城门，发现情景不对：义和团常设的哨卡不见了，城堞上的黄色义字大旗不见了，城门两旁高挂着几十颗血淋淋的人头示众，官兵弓上弦刀出鞘，杀气腾腾来往巡逻。行人稀少，鸦雀无声，沧州城鬼气森森。秀妮心头一颤，情知有变，急忙勒转马头，掏出一块蓝布大手巾，齐眉盖脸包在头上，绕道北关混进城去。

原来自沧州义和团建坛以后，刘二即与平原、高唐、茌平等地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本明和尚、王立言等不断联络，订下了互助同盟。义和团大火越烧越旺，连京畿边上的通州、房山一带也动荡起来，相继设起了拳场、坛口；北京城里，天天闯进一些神态不驯的外路人，夹着单刀铁尺，昂首挺胸横行街头，骂骂咧咧议论着朝政。几家大茶馆门前，接连发现义和团的黄纸揭帖，鼓吹杀赃官、灭洋人；靠近紫禁城的景山后街，也不时出现一帮帮围场习武的山东人。街头巷尾，

孩童们拍手唱着新歌：“铁蚕豆，炒个熟，先杀鬼子后烧楼，再杀赃官砍狗头！”人们咬着耳朵，传播义和团要杀“一龙”（光绪）、“二虎”（荣禄和李鸿章）、“三百羊”（王爷和大臣）的消息。

异变消息不断传进宫内，慈禧太后坐卧不宁。她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必须当机立断。随即传旨：“查山东巡抚毓贤督办军务剿匪安民不力，着即撤职查问，调小站练兵总监袁世凯继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务须体察圣意为君分忧，就地剿灭拳匪不许外窜以绝后患。”

袁世凯突然得到“老佛爷”的青睐，受宠若惊，立即率新建陆军，兼程赶赴济南。他邀功心切，到任第二天，就遍城贴出查禁义和团告示，并连发檄文严令各府道县，务须配合新军，对义和团痛加剿捕。瘟神入境，百姓遭殃，新军所到之处，以搜捕为名，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济南、平原、高唐各地，血淋淋的人头遍挂城关。

刘二得到消息，急得两眼喷火，立即发出“十万火急”飞帖，约会朱红灯、本明和尚等飞速率众赴黑松口会师，合兵攻打袁世凯的新军大营。飞帖发出后，刘二即率沧州义和团，按期赶到黑松口。谁知此时朱红灯、本明和尚等人俱已遇害。刘二左等右盼，不见盟团到来，料知出了变故，赶忙下令撤兵。不料，军号声突然四起，枪炮齐鸣。团民们不知情由，毫无准备，在快枪齐发之下，一片片倒在血泊之中。刘二冒着弹雨，率众直冲敌阵，与敌短兵相接，突围而出。没想到敌兵的第二个包围圈又压了过来。一阵枪炮，团民已所余无多。刘二浴血奋战，一条花枪，左挑右刺，毙敌无数，

怎奈他身负重伤，寡不敌众，加上坐骑中弹，便栽倒马下被擒，当即被押送济南城，打入死囚牢中。

沧州义和团喋血黑松口时，秀妮正奉父命在直隶活动。当她星夜兼程赶回沧州，想不到沧州已是坛口被毁，乾坤倒转了。

秀妮牵着雪儿马，正在小心察看西门的动静，突然，迎面赶过来一辆带篷骡车，不前不后停在她面前。秀妮正感到诧异，车上一左一右跳下两个人来。二人衙役打扮，大帽压眉。小个子下得车来，就去抓秀妮手中的缰绳。秀妮刚要抽刀御敌，大个子赶过来附耳低声说：“妮子莫慌，快跟俺走！”说着把秀妮手中的缰绳交给了小个子，赶紧将秀妮推上篷车，放下吊帘，骡车马上跑得颠了起来，不一会儿，拐进西关一条僻静的胡同，停在一座破旧门楼之前。大个子拉着秀妮跳下篷车，推门而入。小个子猛抽一鞭，骡车又拐进另一胡同去了。

这是一个里外相套的院落。外院十分宽阔，仅有几间草房，堆放着杂物，无人居住。迈进二门，才见五间正房，三间西厢。上房棉布门帘一动，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迎出门来，嘴里念叨着：“谢天谢地，可迎回来啦！”她一边叮嘱跟在身后的一个后生把二门闩好，一边拉住秀妮的手亲热地说：“孩子，可把你盼回来啦！你三叔在西门外等了你三天三夜……”说着将二人迎进西厢。这西厢外屋一间，里屋两间，虽无什么摆设，却收拾得十分洁净。大个子摘下衙役大帽，露出紫檀色大脸，秀妮这才看清，原来是父亲的拜把子弟兄马三泰。

这马三泰，本是沧州镖师飞虎马四的儿子，家学渊源，武艺超群，尤以轻功擅长，江湖上人称“铁鹞鹰”。此人二十几岁便脱颖而出，在得胜镖局担当起独保北路镖的重任。插着黑色鹞鹰旗标的行镖车，在直鲁豫道上和边塞内外，畅行二十余年，从未栽过跟头。咸丰末年，镖局给山西一家票号保了一笔现银，“铁鹞鹰”亲率得力门徒押送。行至河南黄河故道，遇上江湖宿敌，双方拼杀终日，各有伤亡。不料对方又赶来两位武艺高强之人相助，“铁鹞鹰”此时已打得筋疲力尽，眼看不支。在这危急关头，同乡名拳师花枪刘二闻讯赶到。一条花枪，保住了他半世声名，从此二人结下生死之交，谊重万金。

那马三泰把刘二被捕前后情由说与秀妮。秀妮突遭飞来之祸，心痛如绞，泣不成声。马三泰强忍悲痛，对秀妮说：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设法救人要紧！头几天俺已派人去济南上下打点，你爹伤势虽重，但还能保住性命。好在牢头已经收了银子，答应好生将养你爹。妮子放心，俺马三泰就是倾家荡产，刀按脖子上也要把你爹搭救出来！”

秀妮听到这儿，止住了泪，陡地把脸一扬，盯着马三泰说：“三叔，俺马上就走，重新召集神女团姐妹，再建坛口，打进济南，去救俺爹！”

马三泰却长叹一声，摇摇头说：“妮子，你的心思三叔知道。可眼下这局面，怎容你再揭旗建坛。况且救人如救火，远水也解不了近渴呀！”他略一斟酌，接着说：“我明天即使头拱地也要凑足纹银两千两，开出银票亲自去济南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你就先在这儿躲上几天，等我的回信。”